

參觀癩病樂生療養院因緣記

· 李炳南 ·

●代為呼籲樂輸！
●作錦上添花的事！
●一分布施五重功德！
●不如作雪裏送炭的事！

三個星期以前，我接到癩病樂生療養院內慈惠會的一封信，內容是欲在院中建一佛堂，託我替他呼籲樂輸！該院是甚麼情形，我是一字不曉，所以接到這封信，並未加以注意，認為佛教徒一時高興，修廟建寺，本是普通現象，有力量就隨喜，沒力量就算完事。

這事却也湊巧，桃園縣的淨宗道場忽來約我去講經，再二再三，不好推辭，誰知到了桃園開講以後，各處去的人很多，別處不談，單說塔寮坑迴龍寺有一位老修行的優婆夷，妙義師十分誠懇的，邀約抽一二小時的工夫，去到迴龍寺賞玩山景，計劃了一番時間，只得應了前往。

被約的第二天上午九時半，達到迴龍寺。在竹樹稀處，隔着一、二道嶺頭，見有一座高高的外國式教堂，不由的問偏僻地處，怎麼還有教堂？誰能遠來聽道呢？隨有人說：在這下面有一樂生療養院，病人六百多名，奉耶教的佔了一半，這堂裏的牧師，時常到院裏去佈道，在近處住的人，奉信的也不少。

我聽到樂生療養院五個字，忽然想起前天那封信來，心裏怦怦了幾下！暗說這裏就是樂生療養院嗎？怎麼不知不覺的會引我到這裏來呢？却是甚麼因緣？一轉念間，這樣想：那一半不奉耶教的病人，定是佛教徒了！正在疑惑着吃悶茶，說外面來了一位法師，寒暄以後，知是上榮下宗，國語很流利，開口便說：療養院的病人，聽到你來，歡迎你去講演！並說他們業已集合了。

我愈想愈奇怪，怎麼無意中來到這裏，莫非與他們有一段佛緣嗎？更有旁邊的人惠德，只得走了去。到了院裏，由一位賴水木大夫招待，問

他也是佛教徒，百聞不如一見，講堂裏男女分席，却也嚴肅，但是輕重雖然不同，箇箇總是面目不全，不覺起了一種奇異的感想，這是人間嗎？隨着舉頭看了看窗外的太陽，檐頭的青天，還是還是，砰砰砰砰，他們燃放了一掛鞭炮，表示歡迎，只得定了定神，鎮着心弦來講。

苦難的人好像容易動感情，聽講的時候，一般人不停的點頭與彈淚！講完了時，隨着起來了一人，代表大家致謝辭，蹣跚着離開坐位，發出了顫巍巍的聲音，大意說：諸位能不棄捨我們這些殘疾人，布施給我們佛法，解除我們的痛苦，這是說不盡的感激！可惜時間太短，不知何時再教我們這些可憐人聽一次？能不能替我們哀求法師居士，常到這裏來講經呢？我們只有佛法這條路了！說着眼中直往下墜淚。我只得強調的說：我是要幫忙的。下臺出講堂的時候，他們又燃了一掛鞭炮，在這時候，我的心已如秋後的樹葉，飄飄搖搖，再經砰砰的一陣連響，我的心就隨着這陣聲響碎作片片，他們隨着擁出門外，站在草地上，若千眼睛集在一處，好像損失了甚麼似的！接着有一片酸楚的聲音，「阿彌陀佛！」「阿彌陀佛！」

我詳細的調查：這院中原有座觀音堂，他們見到佛像，好比迷途的小孩子，忽然遇到了親生父母。一天跑去看上幾次，並在那裏作功課，不料好事多磨，這箇處所却被佔用了，聖像也用物遮去。外界的人見到這種情形，還不要緊，這廟無佛，還有那寺，在他們這箇小範圍，就不一樣了，真是失去依靠，如喪考妣！再看到人家外

國牧師高高教堂，常常來佈道。更感到自己身世非常的淪落！大有孤臣孽子無人過問之概！

很不容易，佩服佩服！他們居然咬定牙根，不變不搖，好像香草，愈受壓榨，愈放香氣，竟自發出心願，要在院中建築一座容坐三百人的佛堂，招人估價，最低也得三萬餘元，哎呀！這筆款項，從那裏出？再看看他教，有的是歐美貴財，要辦甚麼事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，他們這一羣人有誰來過問呢？他們畏難退轉嗎？不、不、絕對不退轉！大家開了一次會議，要把每天的飯菜，節出一部分來儲蓄，用作建築佛堂的經費，現在已經積到六千餘元之多。但是病人須要靠營養的，這樣他們的健康不會受影響嗎？怎樣好這樣作呢？但他們是寧捨身命，定要期望成功的！

我想真的佛教徒，真正信仰的佛教徒，聽到這事，自會灑幾行同情的淚吧！他們雖不募捐，我們何妨樂輸，成人之美呢？況且我們教義，六度四攝，皆是拿着布施起首，若回想到經濟困難，似可把錦上添花的事少作一點，這樣雪裏送炭的事來多作一點，同是布施，所得的功德，就大不一樣了！為甚麼呢？一是建築一所佛堂，使三寶住世；二是開辦一所道場，可以弘法；三是使一般殘疾可憐的衆生得到安慰；四是使病人多吃一口飯，免的餓了營養；五是使佛教與他教相形之下，也少增幾分光彩；真是一分布施；五重功德！

但是衆生向來的毛病，勸捐的專會說風涼話，自己却肯出錢，這樣像他人之概，似乎不能引起人的同情，不過記者的真窮，是自己知道的

，若要賣幾件東西，換幾個錢，還辦的到。好！就這辦，我先樂捐五百元送去！

最後公佈出他們這封信來，我教中的大德長者，要有同情他們的，懇求予以贊助！

(附記)本刊，本人概不經手此事，有樂捐的敬請直接寄往該院慈惠會為荷！

(地址：台北縣新莊鎮樂生療養院慈惠會)

附該院慈惠會來函

炳居士大德鑒：

日誦大著言行，神往久矣，奈敝會同修，均係人生不幸之癡瘋病人，故無緣參謁法相，惟遵佛言，人相亦非我相之示，雖曰無緣，能視大居士言行，亦有緣矣。

敝會成立，迄今已有十五年之久，會員亦有三百餘人之多，因全係癡瘋病之故，特感自身孽重，祈求懺悔途徑，幸我佛慈悲，發願接引帶業往生之人，故我等雖今生痛苦，但今後之無量世，可得極樂，亦無作爲苦，未知善否，本會同修，均以此自勉，並以勉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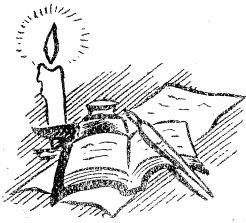
今本會會員全體發願，擬自建清靜佛堂一所，以供期望及每星期六我會念佛之用，全部費用，約計臺幣三萬元之多，今自力於節衣縮食盡力結緣下，已得五千餘元，與原數差之甚巨，自感身小力弱，擬仰外力，今懇 大居士代我呼籲，祈求十方諸大善士多結善緣，助我完成此壯舉，我等既得接受佛法之所，復可留作百世紀念，關於詳細，擬請朱大居士鏡宙先來察看指示，待款籌集，再議興工 大居士能發慈悲心，實我等之大幸也。

反觀友教，在本院亦有百餘人之多，美藉傳教士，不惜唇舌，集款二十餘萬，建築教堂一所以供傳教之用，今我等不思與其教之於物，而有勝之者以心及信，並非爲之羨慕，而爲之實際需要，況以往我佛教先進之，諸大德們法駕蒞臨宏法甚鮮，是堂成立後，本會擬恭請十方大德臨此講經開示，故作是舉，是否亦當，祈懇教我，專此敬請 德安

樂生療養院慈惠會會長 吳江才

理事 孫金聲 同敬上 九、
林子鈞 同敬上 二四、

編者在廿九期覺生上敬告作者讀者書中，會說要辦一個完全用語體文，盡量採用大衆化的淺顯文字以接引初機讀者的菩提樹(計劃是用卅二開類似副刊性質的雜誌)。當發表這篇文字的時，候，編者還準備一手兼辦兩刊，但終因體力衰弱，力與願違，不得不臨時變更計劃，決定了辭去「覺生」而專辦「菩提樹」了。(見廿九期覺生第三頁前而所加的緊急啓事)，關於由編者所經手或保管的覺生基金財產等，都已經移交給覺生的發行人林宗心法師去接辦了。(見本期十八頁上刊載之移交清單)以後，編者把菩提樹當作一個終身的事業，將以全力來發展菩提樹！編者相信，不久的將來，當它長得枝茂葉盛，道果累累的時候，再加辦一個上面所說的接引初機的副刊，也未嘗不可能，如此則向讀者先生們已許了的心願，也就不難實現了。現在這棵菩提樹，內容完全與過去的覺生相同，無論，淺的、深的、白話、文言，祇要與本刊的主旨契合(見創刊辭)能利益大衆，我們將盡量地在「只許充實，不准退轉」的原則下，來替多數的讀者服務。今天恰逢釋尊成道日，以後本刊就每逢月之八日出版，以紀念這不平凡的一天！



編 者 的 話

編者個人，既少學，又無德，唯有一顆熱誠的赤心，可以貢獻給佛教的！不過無論做什麼事，一個人是絕對幹不起來的！所謂眾緣和合，就是要具備多種的條件，才能够舉辦一件事業。新刊的第一個條件，就得有一位實際負責領導的人。覺生之有今日。編者不敢存有絲毫功勞的心理，這完全是李炳老的精神所感召，李炳老的筆桿所支持，在李炳老的領導指示之下，編者才敢放開大步向前邁進！編者若無李炳老，也不敢辭去公務員用全副精神放在覺生上去，這決不是讀者過份的推崇炳老，事實是如此，讀者的眼睛是

雪亮的，也不用編者來吹噓。新刊的誕生，編者一個人單槍匹馬，這獨腳戲不是好唱的，假使他老真的只圖清閑，置之不聞，那編者也就只有再找一個公務員另作湖口之計了。總算他老慈悲，允爲東山再起，負責領導本刊，普利群衆。

同時除了他老人家允爲負責實際的責任外，爲加強新刊的陣容，我們又聘請了當前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，總統府的資政，章嘉呼圖克圖(活佛)爲本刊的名譽社長，亦已邀蒙大師答應了。

第二個條件就是爲本刊寫文章的作者先生們了。一個刊物若沒有精闢的內容，等於俗語所說的沒有了靈魂的人；所以內容的重要，尤其於一切！不能說叫編者一個人去寫文章的，又不能說東抄一點西湊一點來敷衍了事，即使內容稍爲不合了讀者的口味，也就會沒有人來問津了。過去的覺生，雖不能說辦得成功，但一個佛教刊物，能有一千多個實際訂戶，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這是完全要歸功於作者的，因爲沒有內容那能來這許多的訂戶？編者有鑒於此，新刊組織了一個編輯委員會，聘請了許多的大德，來擔任新刊的編輯委員，特約爲本刊寫稿(其中包括文稿、畫稿、攝影等)同時還聘請了幾位遠住在港澳的大德和佛學大家爲本刊的編輯顧問。佛教刊物的作者，都是自己發心來盡義務的。因爲佛教刊物從來沒有稿費，寫文章的大德，也從來不要稿費。本刊的聘書發了出去後，承蒙各方大德垂愛，非但沒有壁還，並且多選送了賀禮，佳作如潮水一般地湧來，第一期就開起稿擠來了！就是增加了篇幅，也容納不下了，後來者因爲編排上的困難，祇有向作者致千萬分的歉意，暫留下期發表了。

第三個條件就是要靠讀者先生們了！凡是過